

挑山

——致敬泰山挑山工

□王长江

■

五岳独尊，云海浩瀚。
一条扁担，挑遍泰山。
从人间烟火到天街云端，
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被你们一步步挑上南天。
铁砧般的肩膀，磨出了厚茧。
黑又壮的双腿，沉稳又矫健。
一头挑着家庭的温饱与期盼，
一头挑着游客的向往和惊叹。
比秦朝还古老的盘山道啊，
每一级石阶，
都沁着你们的血汗。

■

红门宫前，你们整装待发。
中天门下，你们步履未缓。
十八盘陡，你们腰杆不弯。
南天门高，你们志在云端。
碧霞祠里，你们焚香祈愿。
瞻鲁台上，你们笑着群山。
一砖一瓦，筑起殿堂万千。
一草一木，见证岁月流转。
灿若星辰的石碑大殿，
哪一处没有挑山工的奉献，
哪一处没有劳动者的礼赞。

■

披星戴月，你们出发在黎明前。
风雨兼程，你们穿行在云雾间。
露宿风餐，你们与松泉石为伴。
勇往直前，你们把坎坷踏成平坦。

脚踏石路，眼望青天，
号子一声，回荡在万壑千崖。
你们是泰山的脊梁啊，
扛起了千年香火的绵延。
你们是流动的血脉啊，
让这座圣山，
永远年轻、永远巍然。

■

有人说，泰山是神仙的居所。
我说，泰山是挑山工的家园。
每一块摩崖石刻的背后，
都有你们沉默的呐喊。
每一片云海日出的壮观，
都有你们汗水的浇灌。
你们是见证者，看过千年云烟。
你们是建设者，筑起琼楼玉观。
你们是宣传员，把神话讲成平凡。
你们是泰山一道古老而年轻的最美风景线。

啊——泰山挑山工，
一根扁担，连着天街凡间，
一头连着大地，一头通向蓝天。
你们用脚步丈量信仰，
你们用坚韧书写诗篇。
你们的名字，和泰山一起，
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。



今秋，我回到久别的故乡，在泰山奇石城公交站下车。已是新晋祖父的堂弟前来接我，去村南金燕山庄，品鉴地道的乡土喜宴——十全席。

在故乡，谁家添丁贺喜，当地人叫作“吃面”，而十全席，便是这场贺喜宴席里的“重头戏”。开席之前，主家先端上卤面，一碗碗面寄寓着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，祝愿孩子平安康健，日子绵长顺遂。

吃过喜面，稍作休息，方才正式开摆十全席。传统的十全席，先上四道凉菜压桌下酒，从头至尾不撤，寓意四季平安；六道热菜次第上桌，取六六大顺、阖家美满之意；紧接着，整鸡、整鱼上桌，象征大吉大利、年年有余。宴席的压轴菜，多是一盆滚烫的丸子汤，丸子团团圆圆，这是乡俗里地道的“送客菜”，寓意诸事圆满，十全十美。

我年过古稀，头一回见识十全席，还是在物资匮乏的困难年月。那年，小姑喜得麟儿，我们娘家人作为贵客赴宴，备了一担贺礼。两只瓷碗分置扁担两头，里面装着米、面、红糖

我的三舅姥爷属鸡，在世的话今年六十九岁了。生养他的，是一座宁静美丽的鲁中南小山村——宁阳县东庄镇王家庄村。

三舅姥爷六岁那年，不幸患上脊柱结核。那个年代，家里生活拮据，加之山村医疗条件有限，他没能得到及时治疗，从此脊背佝偻，落下终身残疾。

听父亲讲，三舅姥爷以前常来家里帮衬农活。忙完一天的农活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，三舅姥爷讲起王祥卧鱼、子路负米、箪食瓢饮这些古老的孝善故事。那个

与鸡蛋，都是当时极为金贵的礼物。

那是一个暑气蒸腾的夏日，我和堂哥各挑一担贺礼，从西向东翻越如今高铁泰安站以南的玉皇山，赶往小姑所在的山村。母亲与大娘跟在我们身后，在崎岖的山路上步履匆匆。等到抵达姑家的小院，日头已近正午。

解放初期，村里没有饭馆，办喜宴全靠邻里帮衬。屋内院中，摆满四处借来的桌椅板凳和租来的餐具。院中临时盘起的煤灶烈火熊熊，肉香混着烟火气，漫满整个院落。

短暂歇脚，桌上茶具撤去，帮厨的乡亲举着长长的木质传菜托盘，端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卤面。许是碗小，许是翻山赶路早已饥肠辘辘，一碗喜面瞬间就下了肚。堂哥凑到我耳边：“别急，后面还有十全席！”

吃罢喜面，宾客暂时离座，留出时间让主家布置正席。众客院外四下游走观景，闲话乡间见闻，约莫一个时辰后，方才重新入席开宴。

往事历历，恍如昨日。记忆里姑家的十全席，除了两荤两素的压

桌凉菜，还有精致的小盘糕点。待六道热菜依次上桌，平日里难得沾荤腥的我总算可以大快朵颐。堂哥悄悄告诉我，十全席并非只有十道菜，吃完这些，后面还有整鸡、整鱼，以及肉丸蛋花汤。那一刻我才懂得，名为十全，讲的是十全十美的吉祥期许，不在于菜数恰好十道。

岁月流转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庄户人家日子日渐殷实。此番堂弟带我前来的金燕山庄，便是近年家乡依山傍水建起的一处农家乐。

山庄之名，源自金牛山北河畔奇石之下的一处天然燕窝。金牛山属泰山余脉，横亘在千年古城泰安西南。民间相传，山顶山洞藏有金牛，山也由此得名。老辈人人口口相传，古时曾有个懂风水的南方人前来寻宝，一日行至山北，拾得一枚金蛋。他望见崖壁石窝之中的金燕巢穴，断定里面藏有更多金蛋，便动手凿石掏取，不料惊扰金燕振翅飞去，自此再也不会归来。

传说里的金燕一去不返，可外出闯荡的乡人回来了。本村的温玉

宝在外打拼挣得第一桶金，看准故乡秀美的山水风光，以十全席为招牌建起山庄，既慰藉了游子心底的乡愁，也为山里百姓婚丧嫁娶置办宴席提供了便利。

我们到访那日，山庄大厅正筹办一场升学宴。我们几人坐在雅间，品鉴这与时俱进的新版十全席。按照宴席旧例，吃完喜面，众人移步山崖边的凉亭喝茶闲谈。

不多时，山庄老板提着茶壶前来续水，向堂弟询问上菜时辰。原本约好一同赴宴的亲友大半尚未到场，我便提议，今日只是试吃，不必全套铺排，只上传统十全席，再加几道山庄特色菜肴即可。

话音刚落，续水的老板朗声开口：“既然如此，今天这桌，我做东！”

听闻此话，我们皆是一愣。

我随即笑着打趣：“菜要丰盛些，酒可不能差了！”

老板一笑，一句颇有戏文味道的“悉听尊命”，惹得满堂拊掌大笑。爽朗的笑声飞出亭外，悠悠飘向辽阔的乡野。

□赵嘉豪

时度势，及时抽身转行，又一次抢先做起新款锅碗瓢盆、土杂百货的生意，生意又火了起来。

光阴流转，时代变迁，电商浪潮席卷城乡。前些年，我随父亲登门探望，看见三舅姥爷搭上了电商快车。他戴着老花镜端坐在电脑前，接单、打包、发货，帮乡里乡亲把山野土特产销往四面八方。

命运可以弯折一个人的脊背，却永远无法弯折一颗不屈向上的心。三舅姥爷没有向苦难低头，不等、不靠、不，以残缺之躯闯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路。他既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，也是自强不息的追光人。身体的缺憾从来不是人生的边界，作为晚辈，我深受鼓舞。我坚信，只要心怀热爱、脚踏实地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，都能够活出生命的尊严与光彩。

如今，三舅姥爷已然离去，化作岁月里最温暖的念想。斯人已逝，风骨长存，他坚韧向上、向善而行的一生，将永远照亮我们晚辈前行的路。

□韩尚义

樵夫等，每家一袋白面、5斤猪肉、两盒点心。”王作舟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噢，还有3户回民，发的是羊肉。”

王小虎插嘴说：“领东西时，乡亲们甭提多激动了，有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，眼泪直流。老人家哭的样子，弄得我鼻子直发酸。”

先生听了两个人的汇报，心满意足。他的视线落到屋檐下，冰溜子尖端的水珠就像一粒粒珍珠，晶莹剔透，闪闪发光。

天寒情意暖

听乡亲说吃豆虫能下奶，于是就到地里来挖。

“豆虫含蛋白质，脂肪多，营养丰富，在理。”先生咕哝着，点点头。他见眼前一老一少可怜的样子，便掏出五块现大洋，说：“别挖了，回家给儿媳买点东西养养身子吧。”老太太接过大洋，还没来得及道谢，先生已转身离去。老太太不由自主地两膝跪下，向着先生离去的方向磕了几个头。

今年春旱秋涝，收成不好，先生深知山民生活的苦难。他走访了泰前村、天外村的十几户人家，发现吃糠咽菜的已经算上等户了，有几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，还有家里孩子多的挑夫，一年里有大半年只能靠吃橡子面维持生命。先生心里难过极了，他回到五贤祠，立刻命令警卫员王小虎：“通知队伍集合，到普照寺开会。”

命令迅速传达，士兵齐刷刷地在普照寺前列队。

“兄弟们，快过年了。年该怎么过法，我想跟大家拉拉。”先生心情有些低沉地说。队伍里鸦雀无声，雪光映着一张张严肃的脸。

“日寇入侵，国难当头，民不聊生，我们每个军人都感

到十分痛心。我到山下乡亲们家里走了走，乡亲们苦啊！咱兄弟们，山南海北聚集在一起，为什么？为革命，为打败日本救中国，为了挽救苦难同胞，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。咱们大都出身于穷苦人家，倘若是我们自己的父母兄妹忍饥受饿，你是什么心情？”队伍里发出阵阵唏嘘声。

“过年了，咱们有白面吃，有肉吃，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的乡亲们吃橡子面、去讨饭吗？”先生的语气停顿了一下，“有良心的人，看着乡亲们的凄惨样子，有肉有鱼也吃不下去呀！”先生的话震撼着每个士兵的心，队伍有的人议论，有的人沉默，有的人哭出声来。

“司令，乡亲们苦难，咱们不能不管！”一位战士倏地站起来，挥着拳头大声说。

“对，这位小兄弟说得对。”冯玉祥提高嗓门说，“咱们过年少吃几斤面，少吃几斤肉，救济周围的老百姓，大伙儿说应不应该？”

“应该！应该！”士兵

们齐声回答。先生对士兵们的表现深感欣慰。于是，他决定组织人员，逐家逐户落实好救济任务。

……

随着太阳爬上高空，山上的雪化了，露出一片片青石；院子里，融化的雪水浸湿了砖头铺平的路。先生隔着玻璃窗，看见部下王作舟和王小虎高高兴兴地踏进院门。

王作舟进门就说：“司令，乡亲们高兴极了。今天下午，普照寺里比赶庙会还热闹哩。”

“救济的东西都发下去了吗？”先生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，问道。

“全发完了，都是最穷的人家，有山轿夫、洋车夫、石匠、



雪屑。

先生摸了摸长满胡子的下巴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如今兵荒马乱，外寇侵侮，内乱不休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别说白面，老百姓恐怕连稀粥也喝不上了。”

“年关是穷人的鬼门关呀。”先生好像看到了在雪地里乞讨的老太太、面黄肌瘦的孕妇、皮包骨头的少年……他们一起走过来，向自己伸出瘦骨嶙峋的手。先生鼻子一酸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腊月初八那天，先生从三阳观

